

FA GUO WEN XUE YI CONG

火烧莫斯科

郑克鲁·主编

法国文学译丛[2]

• 四川文艺出版社 •
20世纪法国文学
在罗丹的工作室里
沉冤十二载
侯爵夫人



责任编辑：侯 洪

封面设计：许大成
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书名 火烧莫斯科
作者 郑克鲁 主编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

1987年5月第一版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张21.125

印数 1—7,000 册

字数 492 千

ISBN 7—5411—0018—8/I·19

书号：10374·370

定价：4.04元

编者的话

在世界文苑中，法国文学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，从中世纪直至今日，每个时代法国文学都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作品，真是群星璀璨，争相辉映。以往我国对法国文学的介绍已做了许多工作，但仍然有大量出色的作品尚未翻译过来，我国读者远未能窥见法国文学的全豹。本丛书的宗旨是，进一步译介法国优秀文学作品，以弥补这个缺陷，满足广大读者需要，既为中法文化交流添砖加瓦，又为繁荣我国文艺作出应有贡献。译丛每本将刊载：

- 一部长篇小说；
- 一部至数部中篇小说；
- 短篇小说；
- 诗歌、散文和短剧；
- 有价值的文评及资料。

本丛书偏重介绍二十世纪文学，但是对十九世纪的作品也不偏废，凡是思想性艺术性皆属上乘的作品都在发表之列。丛书的对象主要是青年读者，着重考虑他们的要求，刊出适合

的烦恼
始看
二、三
跟成
虹，我
事了什
不是

全是
归根结
家中、
象强

他们阅读，为他们所喜爱的佳作，同时也兼顾专业工作者，使他们能看到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：这是一套雅俗共赏，选材自成一格的丛书。

丛书的编辑部设在武汉大学法语系，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因人手有限，五千字以下的来稿如不采用，一般不再退还，敬请鉴谅。

目 录

一 长篇小说

火烧莫斯科

特罗亚 著

朱京会 雷淮东 译 1

1812年战火弥漫，莫斯科惨遭拿破仑大军的铁蹄蹂躏，在莫斯科长大的法国侨民阿尔芒同情俄罗斯人民，鄙视侵略行径，但无能为力，只好在法国剧团中得过且过，既深深地怀念相爱的俄罗斯姑娘，又和法国女演员调情……

二 中篇小说

沉冤十二载

索莱尔 著

黄道生 译 225

右翼军政要人出于政治需要，制造了延续十多年之久的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德雷福斯冤案。这部作品凭藉生花之笔，揭开了这场冤案的内幕。

三 短篇小说

侯爵夫人

乔治·桑 著

郑克鲁 译 373

一个高贵的侯爵夫人暗中爱上了一个专演悲剧的演员，后者只会逢场作戏，结局如何呢？

拐孩子的女人

埃尔克曼—沙特里昂 著

蔡 烨 译 411

蓝色轻骑兵团的司号员

埃尔克曼—沙特里昂 著

张保庆 译 428

作者善写传奇小说，写短篇也身手不凡，极富浪漫色彩，处理题材的角度与众不同。

雷内·克莱尔短篇选 桂裕芳 译 449

小熊

新年好

处世之道

世界闻名的大导演雷内·克莱尔的短篇写得幽默隽永，风格独特，堪称优秀之作。

四 诗歌理论

《法国诗学的历史及其理论》选译

让·絮佩维埃尔 著

洪涛 译 467

这是一部供法国大、中学生学习的比较系统和全面介绍法国诗学理论的专著，它的特色是简明扼要，通俗易懂。现选译其中的序言、第一章、第十章和结束语，以飨读者。

五 作家论作家

居斯塔夫·福楼拜

莫泊桑 著

郑克鲁 译 533

福楼拜的高足莫泊桑对老师的回忆，生动地介绍了福楼拜对美的追求。

六 法国名家的生活和创作

福楼拜书信选

蔡烨 译 548

这十九封信概括了福楼拜从十岁至逝世前的经历，既反映了他的文艺观点，又透露了他的内心生活。

在罗丹的工作室里

昂布鲁瓦兹·沃拉尔 著

陈建民 译 569

艰难的开端

埃克托尔·柏辽兹 著

沈中文 译 576

七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 布吕奈尔等 著

李建森 徐玉成 李建新 柳朵丽 译 583

评论对象：超现实主义、长河小说及其它。

八 动态

法国当代著名作家谈写作 李建森 译 651

布朗肖、布隆丹、达尔、杜拉、格拉克、德福雷、雅布、莱里、莫迪亚诺、罗伯-格里耶、萨冈、勒·克莱齐奥、苏波、图厄埃等畅谈如何写作。

萨冈访问记 约齐亚娜·萨维尼奥等 著

徐玉成 译 662

一、火烧莫斯科

特罗亚 著

朱京会 雷淮东 译

亨利·特洛亚（1911— ）

法国当代小说家，传记作家。出生于莫斯科，原名列夫·塔拉索夫。1920年定居法国。1938年发表的《蜘蛛》获龚古尔文学奖，由此蜚声文坛。他著有大量小说，其中《只要地球还存在》（1947—1950）、《播种和收获》（1952—1956）、《埃格尔蒂埃尔》（1965）和《正义者之光》（1959—1962）等都是多卷本长篇小说，拥有大量读者。这些小说有的以十九世纪初的俄国为背景，也有的以当代法国的生活为描写对象。此外，他撰写的《普希金》、《莱蒙托夫》、《陀斯妥耶夫斯基》、《托尔斯泰》等，都是杰出的传记作品。

——编者

第 一 章

晚餐刚开始，阿尔芒就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。只要保尔·阿卡笛维奇·贝尔兹尼科夫伯爵无交谈之意，就谁都不敢吭声。此刻，他阴郁地沉默不语，面部毫无表情，象铅铸的一样，让人难以捉摸。唯独嘴巴在慢慢地咀嚼食物。他那秃了顶的脑袋，似乎不如往日那么亮堂了。他从贵族俱乐部回来得很晚，那里大概又在谈论当前发生的事件。战争使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共同的忧虑。阿尔芒心想，这大概就是人们所称的“爱国主义冲动”吧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上个月访问故都时，莫斯科的贵族和大商人竞相慷慨解囊，看谁在招兵买马中给的钱多。保尔·阿卡笛维奇·贝尔兹尼科夫伯爵把自己庄园的一大批奴隶献了出来并编入民兵，从而使自己鹤立鸡群。伯爵替国家前途分忧解虑的举动，使全家都为之挥泪。沙皇一走，莫斯科人又过起逍遥自在的日子了。他们举办慈善舞会，还不时地用法语咒骂伪基督竟敢褻渎俄国的领土。虽说时值八月，大部分富豪家族对是否去庄园度假，尚在犹豫之中。好象在危险即将降临时，有一种魔力使城里人四肢瘫痪，不能出门。他们心里忐忑不安，头脑麻木迟钝，正在等待将军和神甫允诺的奇迹。阿尔芒和他周围亲近的人都不认为“怪兽”永远有好运气，然而到惩罚它时，要杀多少人，要流多少血，又要制造多少废墟呵！娜塔莉·伊万诺芙娜伯爵夫人双眼噙着泪水。卡特琳笔挺地坐

在椅子上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饭。她那一双略含伤感的媚眼，还不时地向阿尔芒暗送秋波。家庭医生逊尔赤大夫可不能象前面四人那样，吃饭时可以随便说话，然而此刻却为此而感到庆幸。身著蓝色制服的侍从，带着敬神般的肃穆神情，屏住呼吸地进进出出。在这教堂般的寂静中，不时地响起刀叉碰撞音。晚饭快结束时，侍从端上香槟酒。伯爵突然用法语问道：

“这种日子怎么喝香槟酒？谁吩咐的？”

就座的人听到伯爵的问话，全都为之一颤。

“呵，那是我，是我吩咐的，我的朋友。”伯爵夫人回答说，“吃巧克力糕点，似乎是……”

“您想以此来庆贺斯摩棱斯克^①的失陷吗？”

伯爵夫人红着脸低下了头。她的下巴颏紧贴脖子，下巴底下出现一小圈浅浅的皱纹。阿尔芒认为她在羞愧时尤为动人。

伯爵举起酒杯，啜了一口，接着说：

“总而言之，您没什么错。虽说这是法国酒，还是挺好的。再说斯摩棱斯克并不等于整个俄国。”

大家起身离席，椅子在地板上拖出了声响。他们以英国方式在客厅喝咖啡。女士们坐着，男宾站着，手中都拿着酒杯。阿尔芒心想，伯爵马上就要把话全说出来了，因为他习惯于晚餐后宣布最重要的决定。在面朝花园的那扇落地窗的左边，有一根石柱。伯爵象一只苍鹭，站在这根石柱前。一阵和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了，频频传来蜜蜂的嗡嗡声。

“巴卡莱·德·道里是一个卑鄙的小人，一个懦夫。一听到

^① 现为苏联西北部大港。

拿破仑的名字就怕得要死。除了他，无论是谁都不会失掉斯摩棱斯克。唉，只是我们敬爱的皇帝陛下把他撤职得太晚了。现在任命了库图佐夫，事态就要改观。库图佐夫，我认识他，这是只老狐狸，厉害得很。他是个地道的俄国人，士兵们都爱戴他。他将向那些法国蚂蚱发起猛烈的攻击！”

说着，他向阿尔芒挑衅般地狠狠瞪了一眼，眼神充满讽刺和挖苦。阿尔芒和他父亲都仇恨拿破仑，这一点伯爵是很明白的，然而他还是越来越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讽刺法国人。

“我和您看法一样，敌人越向北走就越喘不过气来。我确信无疑。”阿尔芒说，“在适当的时候，库图佐夫就会把他们钉在地上。莫斯科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”

他一边讲话，一边观察伯爵夫人。她半躺在长沙发上，左前臂倚在棋桌的边沿。多么惬意呀！她身着连衣裙，每一个褶皱都与深思的面部表情十分和谐。他很想把她画下来，不过可从未拿过画笔。

“您说莫斯科不会有什么危险，是吗？”伯爵大声地问道。

阿尔芒回答说：“我认为沙皇会竭力保卫这个城市，因为他祖先和他本人都是在这座城市加冕的。”

“这正是在贵族俱乐部里几个没头脑的人所说的话。他们自以为谙熟情况。如果形势不是如此紧张，他们这种信心会使我满意的。是我第一个站出来说应该相信新任命的最高统帅。但他不是不会犯错误的。如果在莫斯科郊区打仗，即便我们军队打赢了，也将给城市居民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。我认为，是的，既然法军还在推进，我们就应离开城市一阵子。”

娜塔莉·伊万诺芙娜和卡特琳都吃了一惊，同时把目光转

向伯爵。她俩都穿着用玫瑰色平纹细布做的袖子打褶的连衣裙。伯爵夫人用同样的布料给女儿做衣服，并无恶意。可她俩一点也不相象。伯爵夫人身材高大而富有弹性，尤其是双肩象雕像般优美，一头金发下闪烁着一双碧蓝的眼睛；而她那娇弱的女儿，脸色暗淡，褐色的头发缺少光泽，与母亲的光彩艳丽无法媲美。此刻姑娘迅速向母亲靠去。

“离开莫斯科？”娜塔莉·伊万诺芙娜大声说，“那么就要抛弃财产，这您没考虑过吧，我的朋友！”

“不，我考虑过，而且越来越想到这一点。”

伯爵接着向大家讲他的计划：全家将要住在弗拉基米尔郊区的尼科尔斯克耶。府邸会更安全，这是无可争辩的。除了几个心腹留在莫斯科看家外，全体侍从都要走。这样，所有家具和一些贵重物品就可以放在家里。所以，这并不是一次正经八百的搬家，最多只是一次为慎重起见而作的短期旅行。在整个八月份的高温期间，大家住到农村去。待到法国人被一脚踢到国境线，双方签订和约后，全家再返回家园。

阿尔芒问：“此事告诉我父亲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，”伯爵回答说，“但如果他有点理智的话，会同意我的安排。”

“那怎么把他送到那里去呢？”

伯爵转向逊尔赤大夫问道：“让德·克鲁埃先生在一辆舒适的马车上作短期旅行，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”

“是的，没什么问题，”医生回答说，“尽管对他来说，休息是他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。因为他最近两次发病的间隔很近。”

“休息？”伯爵喊起来，“当他知道这些狗东西靠近莫斯

科后，你认为他还能休息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他和我们大家一样，需要的是尼科尔斯克耶，那里有新鲜空气，有宁静的环境……我这就去把我的决定告诉他。”

“恐怕他正在午睡。”阿尔芒小声说。

“那我们去看看好了。”

保尔·阿卡笛维奇一阵风似地走出房间。阿尔芒心想，这两个人还会象往常一样发生正面冲突的。两人都刚愎自用，争论会十分激烈。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达成一致，可是却谁也离不开谁。他们是十八岁时相识的。一七九三年，德·克鲁埃先生在恐怖时代逃出法国，先后在瑞士、奥地利和荷兰居住过，最后和年幼的儿子在俄国定居了。保尔·阿卡笛维奇聘请这个流亡贵族任秘书和图书档案管理员。秘书很快变成了朋友，进而又变成家庭的一员。两人之间充满争吵然而却很融洽，甚至一八零五年至一八零七年的战争也没有损害过这种关系。阿尔芒记不得母亲了，因为他母亲很早就患胸腔炎死在阿姆斯特丹附近一个旅馆里。他只从娜塔莉·伊万诺芙娜那里得到女性的温情。她很想有个儿子，阿尔芒大概就顶替了这个位置。卡特琳现在只有十五岁，再过两年，到她十七岁时，就要和阿尔芒结婚。他们的父亲就是这样定的，阿尔芒对此听天由命，处之泰然。他和卡特琳是由同一个奶妈哺育，同一个女管家照料，同一个家庭教师教出来的。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

娜塔莉·伊万诺芙娜抬起头对阿尔芒说：“也许你该陪保尔·阿卡笛维奇到楼上去了……”

“我不这样认为，”阿尔芒说，“假如父亲不得已被说服的话，他是不喜欢我在场的。”

娜塔莉·伊万诺芙娜叹口气说：“的确是这样。尽管你已

二十一岁了，在他看来你还是个孩子，还不能对重大决定说三道四。他不愿看到你已长大。在这儿只有我一个人对逝去的光阴还有点概念……”

她象慈母一样，用忧郁的目光凝视着阿尔芒，并向他伸出手来。阿尔芒虔诚地亲吻她那散发着杏仁香味的手指。卡特琳双眼含着泪水。“我们三人是多么幸福呵！”阿尔芒心情激动地想着。他觉得自己似乎在绷得紧紧的绳索上跳跃。

“全盘考虑过以后，我认为保尔·阿卡笛维奇有道理。”娜塔莉·伊万诺芙娜又说，“莫斯科目标太大，我们在尼科尔斯克耶要好一些。谁知道我在目前条件下出远门是否会感到厌倦呢？可是……”

她法语说得很流利，音色又悦耳动听。卡特琳合起双手叫起来：“呵，是的，在那里我会忘掉这讨厌的战争！快走，快走吧！我们动身吧！”

她激动得两颊通红，向田野和树林里跑去。仆人在一棵栗子树下铺开桌布，打开装着野餐食物的篮子。逊尔赤医生放下酒杯，竖起一个手指，表情象一个钢琴调音师。传来有人走过来的声音，保尔·阿卡笛维奇出现在大家面前。他的双眉紧锁着，几乎拧到一块儿了。

“就象一头驴！”他简洁明快地说，“他拒绝了。他不去，我们走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！”阿尔芒大声说，“我去说服他！”

“你能说服他，我就上吊死了算了！”

阿尔芒疾步走出客厅，穿过宽敞的图书馆。图书馆里成千上万册精装书都褪了色，使人想起秋天那枯萎了的树叶。阿尔芒又连续推开三扇门后，登上楼，在一扇门上敲了几下，便走

了进去。他一看到坐在轮椅上的父亲，就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。德·克鲁埃先生的脸色暗淡无光，形如墨鱼骨。贝壳般苍白的脸上嵌着两只黑眼睛，炯炯发光。最近一次发病时弄脏的右嘴角耷拉着。他头上戴着白色假发，身穿紫色丝绒齐膝紧身衣。

“怎么？”他吃力地咕哝道，“你也来做这蠢事？我说不行。”

“可是，父亲，您没搞清楚。我们最多只不去躲几天。”

“躲谁？我不怕波拿巴。如果他进了莫斯科，我就在这儿，在我椅子上。我总还有劲吐他一脸的唾沫。”

“在您这种状况下，我觉得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我的儿子阁下，正是这样，现在我一点也不能动，就在这四面墙壁中等死。而保尔·阿卡笛维奇就从容地在侵略者的眼皮底下溜之大吉，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抛弃房子，抛弃这些画、这些书，去躲在乡下，吓得在老婆和女儿中间浑身发抖！如果大家都像他那个熊样，波拿巴只需张开嘴就能一口把俄国吞掉。上苍呵，现在是我，一个法国人，来给他上俄国爱国主义课！”

他每说一句话都要喘一口气。右眼皮一直在颤动，露出一半眼珠。他伸出枯瘦如柴的手，用食指很有威势地指点着说：

“你当然要和我们一起走。这儿我不需要你。我任何人都都不需要。”

才谈了几句话，阿尔芒脑海里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、无法躲避的念头：不管形势如何恶化，也要呆在父亲身旁。这个高于一切个人计划的道义准则使他改变了初衷。娜塔莉·伊万诺芙娜、卡特琳和尼科尔斯克耶的绿荫飞速地从头脑里消失了。

“您很清楚，我永远不会离开您的。”他说。

德·克鲁埃先生把手放下来，弯曲着搁在削瘦的膝盖上，说道：

“我不需要怜悯。”

“父亲，您把怜悯和子女对父母的爱混为一谈了。”

“假如你留下来，不应该出于子女对父母之爱，而应该出于政治信念。德·克鲁埃家族从来没有一个人退缩过……”

阿尔芒克制住自己，不向他说过去德·克鲁埃家族就有那么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人，在法国救国委员会的暴力面前打退堂鼓了。他父亲上百次地向他讲述过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逃出来的。他那时化装成普通老百姓，使用假证件，乘夜幕降临时逃了出来。而现在这个被疾病困在轮椅上的半瘫老头却要对付法国大军。他两眼射出怒火，嘴角流出唾沫。他摸索着拿起绣花边的手帕擦了擦嘴唇。窗帘只拉开了一半。室内散发着花露水和缬草根的气味，中间还夹杂着一种似乎熟悉的气味，但又难以分辨。椅子旁边有个小桌子，上面放着午餐托盘。德·克鲁埃先生不便下楼去饭厅就餐，每顿都叫仆人送上来。墙上挂着覆盆子颜色的锦缎，锦缎上挂着一排巴黎凡尔赛风景版画。这就是阿尔芒所了解的法国的全部内容。在他父亲床头，倾斜地挂着路易十八的油画像。这是一幅四分之三侧面像，鼻子居高临下地伸向前方，再加上肥大的下巴颏，这位没有王国的国王就象是在艰难地忍受着灾难的熬煎。在抽屉里还有上千个奇特的纪念物。阿尔芒都知道，并能列出清单：一枚金路易；一埃居的银币；一颗刻着百合花的铜纽扣；一幅在象牙上画的肖像，好象是画的他母亲，苍白的圆脸，茫然的眼神；一幅路易十七的肖像；以国王名义颁发的敕书；飘落在世

世界各地的流亡贵族的信件……一堆可怜的流亡者的大杂烩。老人的表情突然变得温和起来，枯叶般的眼皮底下流露出友好的光泽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你来陪着我，咱俩一起来守着房子。这是我们酬谢他们的好客态度所应做的最起码的事情。再说，波拿巴也到不了我们这里，俄国人会挡住他和那帮子野蛮人的！”

阿尔芒也是这样认为的：不必担心，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，俄罗斯又是那么辽阔……

“我们独自生活在一起，将不会有什么害处，”老人接着说，“我们见面的次数是那么少，我对你是那么不了解！每天都象旋风似的飞速而过，我们没有时间来谈谈心！”

他又吃力地抬起手，用颤抖的手指抚摩着儿子的脸庞。后来他的脸色一下子凝住了。他累了。于是他把头向后仰去，喘着气说：

“我要睡了，你走吧。”

阿尔芒踮着脚尖走了出去。他在客厅看到贝尔兹尼科夫一家都在等他说服父亲的结果，实际上他们并没抱什么希望。

“一点办法都没有，”阿尔芒说，“他固执得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当然就不能和你们一起去了。”

卡特琳用手捂着脸。娜塔莉·伊万诺芙娜低下了头。

“我理解你。”保尔·阿卡笛维奇闷闷不乐地说，“请原谅，在出发前我有不少事情要处理……”

当阿尔芒单独和娜塔莉·伊万诺芙娜以及卡特琳在一起时，他就感到勇气在减退，而且又胡思乱想起来。他越看她们俩，就越后悔不能和她们一起去尼科尔斯克耶！这时，他的两